

船长父亲

许爱琼(嘉鱼)

立冬之后,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凉。但阳光依旧灿烂,天空依旧湛蓝。七十四岁的父亲依旧每日开着他的小三轮车,到长江大堤上去看江面上往来的船只。大堤寂静,江滩野草、杂树丛生。江水永不停歇地一路向东,时舒缓,时咆哮,时惊涛拍岸。一艘艘货船顺水而下,或逆流而行,满载煤炭或砂石。父亲将三轮车停靠在守堤的哨棚边,坐在一块路碑上,微微弓着身,双手撑住一根古铜色的拐杖,凝神静气,将目光投向辽阔的长江。这样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,甚至半天。直到母亲给他打来电话,催他回家吃饭,他才收起他不善的目光,慢腾腾地离去。母亲说,他这是在回忆过去。

哥哥说,父亲的过去充满了无限的荣光!

三十多年前,父亲是生产队队长。当改革的春风,席卷我们那个坐落在长江之滨的小村庄时,父亲第一个带领乡亲们修建乡村水泥路;第一个整体规划,建起一色的红砖瓦房;第一个成为全乡的养猪大户和万元户。后来,父亲又第一个向国家贷款,准备买一艘货船,到长江上运货,跑生意。母亲当时是不同意的,她认为这样做,风险太大。“谁来开船呢?水上怎么来确保安全?若是亏了,贷款怎么还得起……”母亲向父亲提出一连串的问题。

流过生命的音乐

程应峰(温泉)

最美好的青春年华,在我广泛的爱好中,吹过口琴,弹过吉它,但最终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训练,或是欠缺音乐方面的天赋,随着时间的推移,在不知不觉中就放弃了。歌唱排练时,只要我一张嘴巴,就会有人夸我音色不错。我因此有了参加一些晚会合唱或者卡拉OK比赛之类的机缘。闲暇时,为自我放松、自我渲泻,我也会在早晨抑或黄昏,找一处清静的地方,放开歌喉高唱。随着岁月的推移,年龄的增长,不知自哪一天开始,对于音乐的种种迷恋行径,也就自然而然收敛了。

对音乐的热衷,于我而言,终究只是停留在人生机缘的层面。我固然没有过人的音乐专长,但在我的感觉知觉世界,曼妙的乐谱,美丽的音符,悠扬的旋律,总以深刻的蕴含,无穷的韵味,汇成一道永远的清流,流过我凡俗的生命,流过属于我的烟火岁月,教我倾心,让我沉醉。

就算是不再引亢高歌,但我始终愿意沉下心来倾听音乐。聆听音乐,是一种美妙的人生享受。我不需要去听懂它,也不想通

“我来当船长!”父亲斩钉截铁的语气当时把母亲吓了一跳。

那个时候,我和弟弟都在县城读书,每月的生活费好几百。“将来他们还要考大学,还要更多的钱啊。”父亲说,“不出去闯几年不行!”母亲便同意了父亲的计划,并让年轻气盛的舅舅做了父亲的帮手。

很快,父亲和舅舅到湖南临湘买来一艘货船,开始了他们的水上运输之旅。因为一直在外读书,我从没见过父亲的货船。弟弟在暑假的时候上过我们家的货船,跟随父亲去过岳阳和重庆。弟弟告诉我,货船很大,父亲当船长的样子很神气。父亲坐在驾驶室,手握方向盘,屏息敛气,目光炯炯,一脸刚毅,时不时注意风向、天气,和往来的船只。弟弟说,“父亲在江上开船就像在乡间开他的拖拉机。”我便从弟弟的话语中,无数次想象父亲作为船长的威武样子,那江面上随之激起的层层波涛定然像夏天乡村路上飞扬的尘土。

母亲依旧在家种地、养猪。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全村首屈一指。我的许多小伙伴勉强读完小学或初中,便纷纷辍学。他们多么羡慕我和弟弟呀,羡慕我们有一位当船长的父亲。

在我读高三的那一年夏天,天气特别的古怪,时不时有狂风暴雨。听着风的嘶吼,望

着密密的雨幕,母亲彻夜难眠。我陪着她,心也揪得特别紧。我们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。

有一天深夜,雷声滚滚,震天动地,闪电刺破黑暗的天际,天空像是破了个窟窿,雨水汹涌而下。整个村庄停了电。母亲点燃一盏煤油灯,我也披衣起床。我们就这样一直坐到天明。我知道,我要和母亲一样,一直默默为父亲祈祷。

天空放晴。村里有人在议论,“昨晚长江里有船翻了!”母亲的眼泪奔涌而出,立刻放下手中的一把镰刀,准备到江边探个究竟。就在这时,父亲和舅舅出现在村口!父亲的头上包扎着白色的绷带,右手也吊着绷带,衣衫褴褛。村里的人围住父亲,让他讲昨夜的经历,仿佛父亲是一位从战场上归来的大英雄。舅舅安然无恙,他滔滔不绝地给乡亲们讲昨夜的殊死搏斗。而我的父亲,脸上只有温和的微笑。他什么也没说。但我知道,昨夜的经历将成父亲这一生永恒的记忆!

父亲的货船在那一夜的风浪中支离破碎。从此,他改行养鱼,成为我们村最早的养鱼专业户。父亲说:“我这一生,与水有缘。”

冬日的斜阳温暖而壮美。斜阳里的父亲,望着滔滔的江水,宛如一幅岁月的雕像,这幅雕像名为“船长父亲”!



于生活的真知灼见。大道至简的音乐,永无穷尽的音乐,是人生的助推器,是心灵的按摩机,是灵魂的洗涤剂。假如生活中没有斯特劳斯,没有贝多芬,没有门德尔逊……没有能够滋润我们生活的音乐,生活将会是何等单调、孤寂、枯乏、苍白。

一段音乐足以安抚一个人的心灵。在遭受困惑、挫折和失败时,听一段《命运交响曲》,便不会一味气馁;而《沉思》会让一个迷失的人开窍顿悟,《回忆》引人走进悠悠往事,唤回那段美丽纯真的情感。音乐,让人生多了一份睿智,让世界多了几许温馨。

爱着的时候,知道爱情是无声的音乐;拥有时,知道生活是悠扬的音乐,音乐固然不是人生刻意的追求,却可以是生命永远的安慰。

邓晓丹(通山)

大畈麻饼

通山这一带的麻饼,富水河畔的大畈镇是发源地,故以前统称“大畈麻饼”,最早追溯于明清初时期,距今有370多年,因其香甜清脆、味纯独特,传承至今。

小时候,只有到了中秋节,方能吃上金黄香脆的麻饼。那时候的麻饼厚实一些,圆形的,外面覆一层芝麻,里面裹有甜甜的冰糖粒和桔丝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一颗硬邦邦的小糖块,都能让我们快乐半天,若能吃上一个撒满芝麻香气四溢的麻饼,那绝对是一次非常奢侈的享受。

父亲那时在下泉上班,很久才回来一次。每年中秋节,他总是在下班后拎着用层层报纸包裹好的麻饼走回家。父亲走路脚步声很响,我耳朵灵敏,每次都能提前准确地听到他的脚步声,然后欢快地跳下床,光着脚丫蹦到院子里去迎接他,接过父亲手中的东西往家奔,在他一串串“慢点慢点”的叮嘱声中冲进屋。

麻饼一入屋,我就开始动手拆,然而绑麻饼的绳子很结实,我用手扯不开,就用牙齿去咬,有时遇到牢固的,只能焦急地寻刀子来割。绑绳总算断了,外裹的报纸层层分解,十个排得整整齐齐的麻饼躺在油纸

上,我的口水在喉咙上下抽动,但我只能选其中之一,自认为选择的是一众麻饼中芝麻最多、最美味的,而剩下部分麻饼则要送给奶奶和大姑。

属于我的饼子在手,我使劲闻,随后将饼子外面的芝麻一点点抠下来放进嘴里嚼碎,脆香脆香的。咬了几口后,又极不舍地放进纸里包好,藏在抽屉的最里面。可隔不了多大一会,忍不住又拿出来闻闻,又吃上两口,很快,还没尝试够香呢,麻饼已没了。

最后剩的几个个麻饼,母亲是不再让我提前吃的,得等到中秋月圆之时,桌子上摆满饭菜、水果、麻饼,再倒上谷酒,插一柱香,在母亲一番诚心诚意的祈祷下,一家人朝拜完毕后,才迎着我千盼万盼正式吃饼时光。

大口咬开脆香的外皮,挑开里馅我不太喜欢的金钱桔,其余的皆会被我风卷般塞入嘴里,父母见我的馋样,只是应景般合吃一个,余下的都落进了我的肚中。包饼纸上落下的小渣子,我也会小心地舔得光溜溜的。这些存留在味蕾上的记忆啊,是我儿时舌尖上最美的味道。

再大些,家里的条件好了,麻饼越来越多,因我不太喜欢麻饼里金钱桔的味道,渐

渐地也就不吃麻饼了。

上个星期,去大畈阳春园食品有限公司观摩,在古色古香的阳春园,见到各式创新和改进后的麻饼。我尤为钟爱那款小麻饼,有椒盐、黑芝麻等诸多口味,金黄的薄饼脆脆的,色泽很是诱人,两口一个,携带方便,味道甜而不腻,嘎嘣脆响间满嘴的芝麻香四溢开来,吃起来还有几分童年纯真的味道。

改良后的麻饼,既是美味食品,又是养生药膳。它由高级面粉,上等芝麻,优质茶油,加之冰糖、葡萄干、陈皮等十几种食材按照传统配方将各种材料依次加入,经过人工拌、揉、搓、打、削成圆形饼状,贴上芝麻粒,经过一蒸二熏三烘四烤,出笼晾干才可食用。以前的麻饼成型需达十八道工序,难怪大畈麻饼现今享誉荆楚大地,畅销大江南北了。

人生就像放电影,童年的心酸、困顿、迫切,还有欢乐一幕幕尽在眼前,再说出来已成回忆,但有一样始终不变,那就是每一只麻饼的传承和情意,我们吃的不仅是一份简单的传统美食,还有大畈麻饼几百年的历史文化和一段段尘封在记忆里的故事。

妈妈的眼泪

谭永高(通城)

在我印象中,己年逾古稀的妈妈一直是个坚韧顽强,勤劳勇敢的人。她在生活中,几乎是一个实打实的“硬汉子”,然而,“硬汉子”的妈妈也有流泪的时候。

我家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,祖祖辈辈在土地里刨食。到我爷爷这辈,生活都异常艰难,在爷爷近四十岁时,才生下父亲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孩。爷爷奶奶视之为掌上明珠,呵护有加,在非常困难时,也送儿子上过初中,在当时小山沟里那属于“高级知识分子”了。

改革开放初期,父亲纵身跃入商海,开始挣了几个钱,外面都传闻我家是万元户,但一场变故又让我家又成了实实在在“万元户”(欠债有2万多元)。爸爸为躲避债务,一连好几年都没回家,过年都在外面。留给妈妈的,除了债务,还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以及行动不便的母亲(奶奶由于有严重的风湿病,生活不能自理)。在那几年,家里要债的人几乎不断,逢年过节更是“门庭若市”。此时,妈妈把所有的苦难一个人扛在肩上,每天不仅要起早摸黑的干繁重农活,养猪猪,做水豆腐,还要悉心照料母亲和孩子,耐心应对要债人。面对债务,不管是欠债的,还是没欠债的,都承诺还钱。而有些人当初求父亲合伙做生意,在生意失败后,却也要来讨债,妈妈把卖小猪的钱,卖豆腐的钱一分分都交给人家,可哪里够啊,讨债的人又使劲地睁大眼睛寻我家的东西,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别人“淘”走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1981年年底,大家都准备过年了,别家的小孩穿上了新衣,三五成群的玩着游戏、放着鞭炮,而我家却是另一番景象,讨债的人又来到我家,找了几遍发现没有好拿的东西,就指着一间老暗厢房上的陈楼板要撬走,妈妈说那值不了几个钱,可一撬家里就没有放东西的地方。可那人却铁定要撬,妈妈见那人很坚决,就放弃了劝说:撬吧。看着那个人带头在撬楼板,楼板“吱”的一声被撕裂了,我的心也“吱”的一声隐隐作痛。我心里一哆嗦,身不由己地靠向妈妈,妈妈用力握着我的小手,脸上满是坚强。

大哥那时已有十六岁,正在读初中,看到妈妈太辛苦了,就自己决定退学。妈妈知道后,拉着大哥要他回学校:“孩子,我拼命地做事就是让你们能念书,你们读书才能有出路,家里才有希望啊。”大哥内向沉默寡言,只是回应母亲说他已是大人了,他也要承担家庭的责任,死活也不回学校。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,母子俩在一起抱头痛哭,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这是妈妈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掉泪。每次想起我眼眶里都湿湿的。

由于长年劳累,营养又不好,妈妈在四十岁那年病倒了。到医院看完医生后,医生一会儿摇摇头,一会儿又问有没有钱治,一会儿又问有多大年纪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病的严重性,妈妈也看出来,她没有一丝悲感,笑着回答:“钱冒得几多,住院是住不起的,要死也不要紧,只有这个寿命也冒法。”治病的钱自然是拿不出多少,在医生那里开了几副药,要来一个偏方后便回家了。也许是上天的眷顾,也许是心地善良的母亲感动了佛祖,也许是偏方起了大作用,总之,病,奇迹般的好了。过了几年,我们兄弟都从学校出来了,家里的债也终于还清了,妈妈才舒了一口气。

今年春天,由于工作调动,我来到千里之外的温州上班。一月之后,不满四岁的儿子吵着要来——他原来一直和爷爷奶奶住一块,且刚好爱人也放暑假了。于是我就回了一趟老家,去接她们娘俩。临走那天天刚亮,妈妈就烧好丰盛的早餐,催我们吃。当我们吃完早餐后,小儿子从车里伸出头,满眼期盼的望着奶奶,说:“奶奶,您与我们一起走。”此时,妈妈再也忍不住,双眼通红。她默默转身,迅速走进里屋,留下的是边走边用手拭泪水的背影……